

烽火

曙光

源流

通道

前哨

熔炉

关键

和合

观察

走近红山先民的生活图景 我们的祖先曾这样存在

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

谈及红山文化，人们熟知其“坛、庙、冢”的宏大气象与玉器的温润神秘，但若将目光从这些标志性遗存收回，投向创造它们的“人”本身，便会发现诸多充满温度的谜题。红山先民的生命轨迹如何？他们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怎样构建？他们所供奉的神祇以何种姿态示人？这些问题看似细微，却是我们窥见那个遥远时代社会肌理与精神世界的独特切口。



实际平均寿命	平均身高
约34.85岁	约165.64厘米
约30.24岁	约161.93厘米

制图 董昌秋 部分素材由AI生成

红山先民生活模拟场景。

红山人大概活多久

在牛河梁遗址，考古专家发现了大量红山先民的遗骸。通过对这些遗骸的分析，我们得以一窥他们真实的身高、样貌和寿命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夭折的婴儿和少年并没有资格葬入牛河梁的墓葬，因此墓中埋葬的基本都是自然死亡、寿终正寝的成年人。最初检测显示，这些男性红山人的平均死亡年龄约为39.85岁，女性约为35.24岁。但这还不是他们的真实寿命。

为什么会有这种差距？因为牛河梁出土的尸骨保存状况较差，专家只能依靠牙齿磨损程度来推算年龄。而红山先民的食物粗糙，牙齿磨损非常严重，这样推算出的年龄，比实际寿命要高出5岁左右。

按这个标准重新计算，红山男性的实际平均寿命大约是34.85岁，女性是30.24岁。如果把那些早夭的未成年人也算进去，红山人的平均寿命还会更低。

位于辽宁朝阳凌源市的田家沟遗址，属于红山文化晚期，这里发现了40多具红山人遗骸。专家分析后发现，这些先民几乎都疾病缠身，生活质量很差。其中一位40岁男性的遗骸很能说明问题。

检测显示，这名男性天生胸骨发育异常，左右不对称。这种先天疾病会压迫他的心脏和肺，导致他稍一活动就气喘心慌，耐力特别差，严重时还会胸闷、呼吸困难。长此以往，还可能引发肺心病、脑供血不足

等问题。在当时的条件下，这种病根本无法医治。

此外，他的肱骨（大臂骨）还骨折过，因为没有及时医治，骨头错位愈合，导致胳膊无法承受重力，严重影响日常生活。他的骨骼上还留下了椎间盘突出、隐性脊柱裂、关节炎、骨肿瘤等多种疾病的痕迹。口腔问题也很严重，40岁就有牙齿脱落，还伴有智齿横生、牙龈发炎等情况。而这还只是能从骨头上检测出来的疾病，那些看不见的内科疾病，可能也一直在折磨着他，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。

说完寿命，再看看红山人的身高。虽然生活在北方，但他们的身高并不突出。检测

显示，牛河梁遗址的红山男性平均身高约165.64厘米，女性平均身高约161.93厘米。

根据2020年《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》，目前我国18岁至44岁男性平均身高169.7厘米，女性158.0厘米，男女身高差距为11.7厘米。而红山男女的身高差距只有3.71厘米。

这一对比很有意思。红山女性其实相当挺拔，在身高方面几乎能与男性比肩，这打破了对远古女性的刻板印象。至于红山女性为什么这么高，是因为当地水土好、劳作方式的影响，还是族群遗传？目前还没有定论，需要专家进一步研究才能揭开谜底。

她们为何合葬

在牛河梁遗址，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墓葬，里面安葬着两位女性，年龄相差10岁左右。她们几乎头骨相对、脸庞相望，以一种极为罕见的姿势合葬在一起。

这座墓葬位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南侧，考古工作者给它编了个号：N221M27。它的特殊之处一眼可辨——其他墓葬要么单人葬，要么合葬者摆放规整，唯独这座墓里的两位女性，遗骨摆放得格外不同，透着一种说不出的郑重与神秘。

1994年9月，考古人员花了整整3天时间，才将这座墓完全清理出来。主墓室内，一具保存完好的女性遗骨仰面躺卧，头西脚东，姿势规整。她的年龄约为30岁。

在她的头部左侧、左肩上方，静静躺着一件精美的玉器——通体暗绿，形似勾云，线条流畅，做工精细，长28.6厘米、宽9.8厘米，在同类玉器中堪称大器。有学者认为，这种勾云形玉器实为权杖的象征。若果真如此，这位30岁女性生前地位必定不凡。她的左手腕上还戴着一只淡绿色玉镯，更加印证了这一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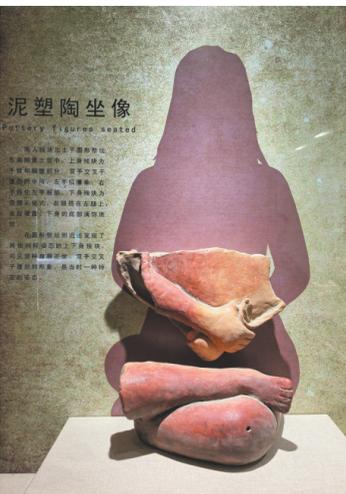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她的遗体摆放位置却有些反常——并没有居于墓室正中，而是在头顶上方空出一片空间，下肢甚至伸到了墓室之外。

更令人诧异的是，在她胸部南侧，紧挨着一个用石块砌成的小龛，长约半米。龛内整齐堆放着一堆人骨，经鉴定，属于另一位女性，年龄约40岁。这是典型的“二次葬”——即人去世后多年后，后人将其遗骨拾起、重新安葬于此。在史前时期，“二次葬”并不罕见。

真正让人费解的是：在这狭小的龛室内，那堆“二次葬”遗骨的上方，端正地放置着这位40岁女性的头骨，头骨面朝东方。而这个龛，恰好紧邻30岁女性的头部。于是，一幅奇特的画面就此定格：两位女性，几乎脸对着脸，仿佛在凝视彼



牛河梁遗址复原场景出现在2025年上海博物馆“龙腾中国”展览上。



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的残件可侧面证明红山女神可能是坐姿。

此，跨越千年，默默相守。

这种刻意而为的安葬方式，让考古工作者百思不解。

她们是母女、姐妹，还是师徒？年龄相差10岁，却以如此亲密而郑重的姿态相伴长眠，究竟是出于怎样的情感与信仰？

直到今天，专家学者们仍未能给出确定答案。这成了红山文化中一个未解之谜，等待着后人继续探寻。

而这样的谜团，在红山文化研究中并非孤例。它们也不断引发更深层的追问：那个时代的红山先民，社会结构究竟是怎样的？他们是否已经告别了原始的平等，开始有了亲疏远近、高低尊卑？在婚姻与血缘关系上，他们处于怎样的阶段——是已知父系，还是仍停留在“只知其母”的年代？

红山女神是站还是坐

块就是“姿态证据”。在女神庙旁的冲沟里，考古人员发现了数块塑像腿部残片，尺寸不小，且大腿与小腿明显弯曲。这是坐姿的典型特征，为“坐姿说”增添了有力佐证。

更关键的发现来自女神庙“南单室”。试掘中，考古人员不仅发现了大型人像盘腿而坐的间接痕迹，还在人像残件旁找到了方形土台的残块。这个土台会不会就是人像的“座位”？这个可能性，让坐姿的推测又多了一层支撑。

当然，要确定女神姿态，不能只看牛河梁一地，还得放在整个红山文化背景中考量。

距离不远的东山嘴遗址，同样属于红山文化晚期，恰好提供了重要参照。这里出土的一件残破陶塑像，呈现清晰的盘腿打坐姿势。这种一致性绝非巧合，更像是红山文化祭祀人像的固定范式。有此参照，牛河梁女神像为坐姿的判断，就更加可信了。

东山嘴遗址还出土了两尊小型孕妇塑像，它们展示了另一种坐姿。从正面看，很容易误以为是站姿，但从侧面观察就能发现破绽：上身微微前倾，膝盖弯曲，臀部与大腿间呈近90°角——这完全不符合站立的平衡规律，反倒像是“靠着东西坐着”。更关键的是，塑像臀部后方留有支撑物的痕迹，说明它们原本就是倚靠在台座或祭台上的坐姿形象。这个发现不仅纠正了“站姿”的误判，还揭示了红山祭祀人像的另一种坐姿形态。

把这些线索串联起来，画面就清晰了：女神庙残手的“按压动作”、腿部残块的“弯曲形态”、南单室的“盘腿痕迹”，加上东山嘴遗址的“坐姿传统”作为文化参照——多重证据指向同一个结论：牛河梁女神像，是坐着的。

当然，考古研究讲究严谨。她究竟是像东山嘴那件中型塑像一样盘腿端坐，还是倚靠某物半坐；她的“座位”具体是什么形制，这些更精细的谜题，还需要等待未来的发掘与研究成果才能一一揭晓。

国宝AI了

记者“分身”上线寻宝

本报记者 孙明慧

创意视频系列《国宝AI了》推出全新玩法：我们为记者量身打造AI数字分身——一位可以自由穿梭时空的“数字向导”。她将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的第一线，穿越到千年前的宫殿工坊，甚至“跳进”古画里……记者AI数字分身不仅是观察者，更是观众的“替身”——替你触摸历史的温度，替你与古人隔空对话。



扫码观看视频



记者(左)与AI数字分身同框。

在场

来自6000年前的指纹

本报记者 王晓颖

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馆的展厅里，一束柔光打在一块巴掌大的陶片上。

记者俯下身，目光落在陶土肌理间。几道螺旋状的纹路清晰可辨，像刚刚印上去的，细看才知，这是一枚指纹，来自6000年前的“红山工匠”。

“您看这个大的纹路，就是当时工匠捏制陶片时留下的，能清晰地看出他握持的姿态。”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马丹指着陶片说。

顺着她的指引，记者看到陶片上不仅有清晰的指纹，还有明显的捏制印迹，从大拇指到其余手指的纹路层层叠叠，甚至连泥条盘筑、泥片贴筑的工艺痕迹都清晰可见。这一层一层的泥片叠加，诉说着红山先民娴熟的制陶技艺。

这块陶片出土于牛河梁第二地点的祭坛，是一件陶筒形器的底座残片。

最让考古人员惊讶的，是那枚指纹的纤细程度。

“在挑选陶片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这片陶片上的指纹异常纤细，可见制陶人的手非常小巧。中国最早的指纹距今约8000年，秦始皇兵马俑的指纹也广为人知，而我们发现的这枚指纹，距今已有6000年历史。”马丹说。

目前，关于这枚指纹的专项研究尚未开展，但红山文化陶器的整体分析科研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。

记者轻抵展柜玻璃，隔着6000年的时光，仿佛能触摸到那位“红山工匠”的指尖温度。

这枚小小的指纹，不仅留存着红山文化先民的制陶工艺，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。

诚如考古专家所言，红山文化的每一件文物，都是先民写给后世的书信，而这陶片上的指纹，便是其中生动的一句，让我们得以透过时光的缝隙，读懂红山文化先民的匠心与智慧。



留有红山人指纹的陶片。本报记者 卢立业 摄